



讀金曲·金庸

得邱健恩兄經「話示篋」來邀請，為他的最新大作《金曲·金庸：金庸影視歌曲詮釋學》寫一篇序，殊感榮幸！

說來與邱兄交往不多，僅是在 2021 年的時候約筆者做了個用於「文學我城」的訪問，之後就天各一方，各自忙復忙。當然，由於經常巡書店，不時會見到邱兄的大作，如《千面樂園：我們的兒童樂園》，還有多本以金庸武俠小說為題材的《漫筆金心——金庸小說漫畫大系》、《流金歲月：金庸小說的原始光譜》以及三大冊的《何以金庸》一、二、三集。看得目不暇給，衷心佩服！誰料關於金庸武俠小說的論述，仍有新猷！這次專論的是金庸影視歌曲啊！

實在為邱兄這部大作寫序，是有點怯慌的，因為金庸的武俠小說著作，根本一部都沒有看過！就連影視改編的作品也看得不多，一隻手屈屈手指就可以數完。不過，金庸影視歌曲就不同，是聽過不少，應該可以置喙一下。

金庸影視歌曲，予筆者的印象是很多很多，以至相比起來，筆者聽過的，卻不是很多。今次因為寫序，得以把邱兄的大作先睹為快，那才驚覺金庸影視歌曲，說其數逾二百，應不誇張，而筆者聽過的，約是廿來三十首左右

吧。可以說，想了解金庸影視歌曲的全貌，邱兄這本著作是不能錯過的。

回想起來，筆者是 1981 年才開始樂評寫作生涯，在這一年之前，早有不少金庸影視歌曲面世，亦已有不少成為名曲，那時是樂得止於聆聽，喜歡的話信口跟唱幾句。1981 年以後，當然也寫過若干金庸影視歌曲作品的評論，卻都是就詞論詞或就曲論曲的急就章，並無深入之探賞。

相比之下，看邱兄談金庸影視歌曲，便大大不同，深信金庸迷與非金庸迷都會有所得着，因為實在寫得深入淺出，並且不時旁徵博引，使讀者眼界大開。書名是很謙虛的稱作「詮釋學」，但書中對每一關金庸影視歌曲的詮釋，既精微又精彩，篇篇都是楷模。

據金庸武俠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幾十年來數量驚人，而由此產生的相關歌曲，亦難以勝數，難得邱兄搜羅近乎齊全，縱有漏網之魚，大抵寥寥無幾。邱兄連《冠世一戰》這些網上創作都知道，筆者很是慚愧。邱兄還不分畛域，書末附錄了黃輔棠的《神雕俠侶交響樂》寫作實錄，讓我們了解到，金庸的武俠小說，魅力沒法擋，連正統音樂家都為之着迷，要為某部小說艱辛地創作交響樂！

由以上所述，筆者誠意向廣大讀者推介邱兄這部大作！

黃志華

2026 年 6 月 9 日寫於無畫齋



在尼羅河上聽金庸

1

任何一個少年人，都可能有過一段難以忘懷的初戀，而失戀時，又總愛聽情歌，我的那首失戀情歌叫《情愛幾多哀》，是電視劇《天龍八部》的插曲。

往事依稀

當年，我剛失戀，電視上正播放《情愛幾多哀》。關正傑唱到「幾多次枉痴心，換了幾多傷害來……」，畫面是湯鎮業憂傷的眼神與失落的表情，陳玉蓮對石修（慕容復）眉眼溫柔，一顰一笑盡是情意，而看湯鎮業時則淡漠疏遠。我當時隨即想到原著故事中那個求不得的段譽，鎮日魂不守舍，一時間感同身受，不期然哭了起來。

聽一般情歌，或許就如張信哲《今夜唱甚麼歌》，聽歌的人努力從歌詞中「浪漫地宣泄舊情」，卻仍然難找到片言半句來治癒受傷的心靈。失戀的人也可以反復觀看影視作品中同一情節，無間輪迴地拍打早已備受摧殘的意志。最溫和的是讀詩品詞看小說，文人筆下有着共通的痴情與遺憾，無非告訴世人：情傷本就是人類古往今來的困局，無人可以倖免。文字承載的情感宛如五石散，用來慰藉同病相憐的人，以一時精神麻醉換來片刻逃離殘酷現實。

聽金庸影視歌曲，感受迥然不同，樂章、影像與原著文字構築起三維幻境，視覺鏡頭疊加聽覺旋律再疊增腦內殘存的情節記憶，多重感知交相匯聚，以幾何級數般暴增的威能衝擊失戀後無處安放的心緒，教人瞬間崩塌。那一年，我第一次用自己的人生經歷去體驗金庸影視歌曲的三維威力，記憶從此揮之不去。

2

金庸影視歌曲是金庸小說第三種出現的衍生載體，即使從廣為人留意的《誰是大英雄》（1976年）開始計算，也有五十個年頭，然而，相關討論卻寥寥可數。雖不至於諱莫如深，但該如何挖掘歌詞涵義？可以運用何種方向來詮釋？哪些作品值得討論？都不曾有人解答。本書應運而生，嘗試與讀者一起細味金庸影視歌曲，建構賞析深度，釐定解讀角度，以及從地域與語言上延展考察的廣度。

3

要收集金庸影視歌曲，首先得全面了解華人社會曾有過哪些金庸電影與電視劇。在沒有網絡的年代，影音作品的保有與流傳困難重重。如上世紀60年代的金庸粵語長片，或因母帶損毀而不能保留下來。80年代台灣一系列金庸連續劇，不曾製作成錄影帶或光碟在市場上流通，香港人難以窺見。因此，沒有數十年的留意與蒐集，根本不可能了解全貌。至於金庸影視歌曲，則是難上加難，因為同一部

影視作品在不同地區上映與發行時，或會有不同的歌曲。

我不是影視作品迷，幸好認識了收藏家許德成先生。許兄不惜成本購買影視資料的決心與製作表格顯示複雜資料的能力令人佩服。多年前我獲贈私人刻錄的光碟，那是許兄剪輯出來的金庸影視歌曲，又編製了「金庸小說改編影視歌曲資訊表」，表中詳細記錄每首歌曲何人何時何地作曲填詞主唱與發行，還有全部歌詞。

憑藉這兩份珍貴素材，筆者直接跳過求索蒐集的艱辛階段，得以一邊聆聽樂曲與觀賞畫面，一邊對照原著劇情，鋪陳構思賞析角度。許兄毫無保留的分享是本書的基石，我致以萬二分謝意。

黃志華先生是本港著名樂評人。早在寫本書前，我已經想好找他寫序。看過稿件後，志華兄不但指出某些明顯的錯誤，還提供他抄錄的歌詞、看書手札與撰寫的文章。我根據資料重寫某些篇章，特別是「013 第一批金庸影視歌曲」，改寫之後，篇幅長了一倍，標題與結論都不相同。感謝志華兄，為本書賜序與堵塞漏洞。

2014年，我為香港文化博物館「金庸館」做主題研究，曾專程飛到台南訪問《神鵰俠侶交響樂》的作者黃輔棠教授。阿鏗哥（黃教授的暱稱）後來給了我他的創作日誌，那是一部經典作品長達二十八年的轉生史。阿鏗哥答應公開這段歷史，讀者因而看到一段文字一次觸動如何走向一顆音符一篇樂章。我心存感激。

上海徐匯區藝術館館長唐浩是金庸小說插畫家雲君先

生的粉絲，曾出版《行雲流彩》，嚴選雲君插圖上色。今年三月，我到復旦大學演講，唐兄來聽講，我們才初次見面。我請唐兄為本書作者版贈品封面上色，那是《飛狐外傳》的插圖，黑線白底。他細閱小說情節後，再斟酌如何着色，三天就交稿。如此認真，如此迅速，我滿心感激。

秦培蘭是我主持的「文化創意與中文研究」文學碩士課程的學生，由於出身美術系，包攬小組內所有繪圖工作。我邀請她為本書畫插圖，但只提供很短的文字。雲君當年為金庸畫插圖時，只有很短的時間理解原著故事，有時甚至沒看過小說文字，僅憑想像。謝謝秦培蘭，她讓我體會到當年的改編者如何「活」在時間的夾縫中。

4

去年十二月，我到埃及旅遊，在尼羅河船艙中邊聽影視歌曲邊打字，寫下本書三分之二篇幅。我希望讀者閱讀本書時能同時憑歌寄意，方法是掃描封底摺頁中的二維碼。這些歌當年以三維之力撼動了我，我也希望今天能夠同樣感動你。旋律背後，隱藏了金庸江湖另一條伏流，來，讓我們一同發掘。

是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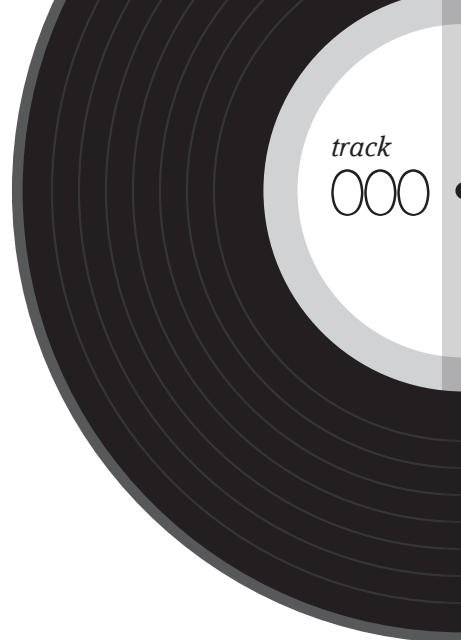
邱健恩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目錄

序	讀金曲・金庸	3
自序	在尼羅河上聽金庸	5
track		
000	「衡山五神劍」詮釋學： 解碼金庸的聲音紋理	11
001	金庸影視神曲之《滄海一聲笑》 《滄海一聲笑》	28
002	史上第一首《笑傲江湖》主題曲 《笑傲江湖》（張偉文）	34
003	從合奏到合唱的《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雙葉）《活得瀟灑》 《笑傲江湖》（劉歡、王菲）	40
004	岳靈珊到底有沒有愛過令狐冲 《仍是對她一般好》	50
005	玉如意的歌聲 《事事未滿足》《將進酒》	54
006	從《悼香魂》到《倆倆相忘》 《悼香魂》《安拉我主》《熊熊聖火》 《大地情》《浮生若夢》《倆倆相忘》	66
007	小龍女與楊過的心聲 《何日再相見》《情義兩心堅》 《真愛是苦味》《十六年》 《神話・情話》《願能比翼飛》	84

track		
008	《倚天屠龍記》主題曲四十年演進史 《倚天屠龍記》（鄭少秋）《劍伴誰在》 《隨遇而安》《刀劍如夢》《刀劍若夢》 《得失一笑中》《倚天屠龍記》（王芷雷） 《風起雲湧》《華夏英雄》	106
009	第一代金庸劇主題曲的「說書人」使命 《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關正傑、韋秀嫻） 《碧血劍》（關正傑）《鹿鼎記》（關正傑） 《雪山飛狐》（關正傑）	135
010	虛擬歌聲二次元，《冠世一戰》鑄俠魂 《冠世一戰》	151
011	跨越四十年的雙生鏡像： 不一樣的「鐵血」與「丹心」 《鐵血丹心》《無荒》	161
012	《天龍八部》的神曲與通用模板 《兩忘煙水裏》《萬水千山縱橫》《難唸的經》 《狂龍》《歸處》	177
013	第一批金庸影視歌曲 《滿江紅》《四張機》《問世間》《水龍吟》 《蕉石鳴琴》《溪邊邂逅》《一見鍾情》 《城亦長情亦長》	196
附錄	黃輔棠《神鵰俠侶交響樂》寫作實錄	210
附錄後記	鑽進金庸靈魂後的文創道路	230
附錄	金庸影視金曲一覽表	236



「衡山五神劍」 詮釋學： 解碼金庸的 聲音紋理

作為「萬象金庸」叢書的一分子，本書秉承了探索金庸小說改編密碼的使命，試圖開闢新路徑，跳出純解讀小說文字的傳統框架，而把金庸小說、影視歌曲與視覺畫面結合為三維有機體，從聲音、文字與畫面三個角度三管齊下地重訪那個讓一代又一代人眷眷不忘的武俠世界。金庸的小說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而成為文化符號，圍繞小說人物故事情節衍生的影視歌曲，也絕非簡單的配樂或宣傳工具，而是不同年代創作者對小說精神的回應與致敬，也是經典與時代對話的媒介，更是讀者與觀眾進入武俠秘境的另一把鑰匙。

在討論金庸劇歌曲之前，首先得回答一個核心命題：金庸劇歌曲（特別是主題曲）之於金庸小說，到底是怎樣

的一種存在？這個問題又會讓人進一步深思：短短百餘字的歌詞與卷帙浩繁的小說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深層關聯？在我看來，金庸劇主題曲就像金庸筆下《笑傲江湖》令狐冲在華山後洞發現的失傳劍招「衡山五神劍」，以「一招包一路」的凝練（原文是「在一招之中，包含了一路劍法中數十招的精要」），來概括整部影視作品乃至整個原著故事。可以想像的是，電視劇主題曲的填詞人在填寫歌詞前，不會完整地看完一整部電視劇（誰會為了寫一首歌詞，而花幾十個小時看完一整部電視劇？理論上，電視台也不會給填詞人先睹為快），往往僅依賴監製或導演提供的故事梗概，加上自己腦補來創作歌詞。然而，金庸劇主題曲的填詞人即使沒有看過電視劇，也大多讀過原著小說（特別是早期的填詞人）；也就是說，他們筆下的歌詞，與其說是對影視劇本主題的濃縮精華，不如說是個人閱讀金庸小說後提交的「書面報告」，歌詞的內容正是作者自己在理解原著經典後而有的詮釋成果。從黃霑為《笑傲江湖》寫下「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的寫意豪情，到鄭國江為《仍是對她一般好》勾勒令狐冲與岳靈珊的情感角力，再到《神話·情話》用十三組「愛是XX」的判斷句式來解讀《神鵰俠侶》的生死相許，每一首歌詞背後，都藏着填詞人對金庸世界的獨特洞察。這種解讀無關「標準答案」，卻為經典作品注入了鮮活的個人色彩與時代氣息，讓武俠精神在旋律與文字的碰撞中獲得了新生命力。

超越命題作文：填詞人作為金庸世界的「意義賦予者」

世人對金庸小說的改編作品，一直有「極度嚴苛」與「異常寬厚」兩種南轅北轍的標準。如果是電影、電視、漫畫，通常會引來「原著學派」的關注，¹只要某個造型、某句對白、某段情節不符合原著書寫，就會口誅筆伐，不是指責改編者錯誤解讀原著，就是抱怨不尊重原作者，結論是：如此改編，不如不改編。但如果改編成舞蹈、交響曲、藝術與寫意畫作，原著學派就完全沒有置喙之地，而會「放任」改編者隨意用金庸小說來創作新品（當然，相關藝術評論家會從藝術角度評論作品）。

金庸影視作品的相關歌曲呢？看似處身「三不管地帶」，不會招引原著學派的目光，也不會得到藝術家的青睞（真正會「管」的，可能是導演與監製）。在這種情況下，填詞人有更多空間去揣摩、解讀與創作他所認知的那個金庸世界。用影集改編金庸小說，導演與編劇要面對的是如何「轉化」，既要考量轉換媒介後表達方式的差異，又要思考如何提煉原著的神髓，還要兼顧改編後的娛樂元素與原著精神深度如何取得平衡，避免流於淺薄或失真。相比之下，金庸劇影視歌曲則只須承擔「畫龍點睛」的關

1 「原著學派」為筆者杜撰的名稱，指那些反對在改編作品中加入改編者「創造」成分的「金迷」。如寒柏說：「對一眾『金迷』來說，金庸小說自然不能改、也不用改。筆者絕對反對當年某電視製作人把金庸小說大改特改的作風，也不認同某些著名導演之手法。」詳參寒柏：〈該當如何改編金庸小說〉，收入寒柏、許德成等著：《金庸雅集——愛情篇·影視篇》（香港：心一堂有限公司），頁109。

鍵功能——用最精簡的文字捕捉原著「精華」之處。這種「以少勝多」的創作，本質上是填詞人對金庸作品的深度解讀與重構。其他劇集歌曲的填詞人僅憑零散劇情要點構思創作，而金庸劇歌曲的填詞人，在填詞之先，已曾沉浸於小說的世界，有了自己的體悟，才提筆創作。他們的創作素材不僅來自影視劇本，更源於閱讀小說時積累的情感體驗與思想沉澱。因此，金庸影視歌曲形成了獨特的雙重屬性：既是影視文本的聽覺延伸，也是小說文本的個性化解讀與詮釋。

以《笑傲江湖》兩首主題曲為例：²1980年張偉文演唱的廣播劇主題曲《笑傲江湖》，堪稱「寫實派」代表，鄭國江的歌詞幾乎每一句都能在原著中找到對應的情節：「同行獨怕狡兔」暗合岳不群、左冷禪等人的偽善，「邪門亦有芳草」緊扣魔教長老曲洋（劉正風說曲洋雖然是魔教中人，但「性行高潔，大有光風霽月的襟懷」），「心無世俗教條」則精準捕捉了令狐沖的狂傲不羈。1990年黃霑創作《滄海一聲笑》，走「寫意派」的路線，歌詞未糾纏於具體情節，而是提煉出「笑對江湖」的關鍵主題：令狐沖用「笑」（滄海笑、蒼天笑、江山笑、清風笑、蒼生笑）來展示灑脫，與原著中武林喧囂形成強烈的對比，黃霑用最質樸的文字寫出了極具磅礴氣勢的武俠氣魄。兩首《笑

2 本章討論的各首金庸劇主題曲與插曲，均會在本書其他篇章內提及，並有更深入的解說。本章不一一標示出處，讀者可自行翻閱。

傲江湖》主題曲看似南轅北轍，卻完全建基於填詞人的深度解讀：鄭國江着眼於小說的情節肌理與人物困境，黃霑則聚焦於人生態度，兩種解讀沒有高低之分，卻共同豐富了《笑傲江湖》的內涵。

這類歌曲雖然因劇而生，卻因填詞人對原著的「個性化解讀」，蛻變為可被單獨欣賞與流傳的獨立文本。填詞人不再是被動的「命題作文者」，而是主動的「意義賦予者」。閱讀金庸小說時，或會因應個人經歷、時代語境來理解作品，到要創作歌詞時，又會不經意地把當日閱讀時的隱性思考透過歌詞表現出來。如1978年鄭少秋演唱的《倚天屠龍記》主題曲，黃霑以「心中迷夢」為主題，寫張無忌在情仇義利之間的掙扎，到底是源於對原著的理解，還是無意識地摻雜了來自時代的烙印——70年代香港社會面臨轉型，許多人都會感到迷茫，是否也影響當時的黃霑？或黃霑想在主題中帶出這一代人的記憶？2019年謝東閔演唱的《得失一笑中》，張美賢將張無忌的江湖紛爭轉化為「兩袖清風」的現代心理修行，呼應了當代人對「躺平」與「自洽」的精神追求。這些歌詞證明金庸劇歌曲的價值不僅在於動聽旋律或優美文字，更在於為經典與時代搭建了溝通橋樑，讓金庸小說在不同年代都能找到新的解讀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劇歌曲的「概括性」並非簡單的內容縮寫，而是原著精神的提煉。填詞人要在有限的字數內，平衡人物、情節、主題三大要素，這本身就是高超的

藝術創作。比如《神鵰俠侶》的主題曲《神話·情話》，詞人沒有一一臚列楊過與小龍女分離十六年、生死考驗的過往經歷，而是用「愛是愉快、是難過、是陶醉、是情緒」等十三組排比句子，回答了元好問縱橫接近千年的叩問：「問世間情是何物」，既貼合原著的愛情主題，又有新內容出現。這種創作方式最能體現金庸小說的價值：一方面為新的創作提供豐富的情節素材，又讓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填詞人（創作人）從中汲取靈感，重新解讀與賦值。

由此可見，金庸影視歌曲的創作，實質上是填詞人以歌詞為劍而施展出來的「衡山五神劍」。填詞人從金庸小說龐雜的情節故事與豐富的人物群像中提煉出最「重要」的一路「劍意」，或是令狐沖的灑脫、張無忌的掙扎、楊過小龍女的至情。每一「招」歌詞，都包含了填詞人獨特的想法（對劍意的理解），照亮着原著作者的劍招（故事與人物）。

賞析的路徑：解構金庸劇歌詞的多維方法

必須認清一件事情：閱讀金庸影視歌曲的詞作，並非簡單的「聽歌識字」，而是跨越文字、旋律、時代的多維對話。在確立金庸影視歌曲的「填詞人作為金庸世界的『意義賦予者』」後，又該如何具體入手，聆聽這些鑲嵌在旋律中的武俠密語？以下將提出四條相互關聯的賞析路徑——對比分析、意象溯源、視角溯源與語境參照（「語

境參照」為輔助方法）。四條路徑猶如四把不同的鑰匙，旨在打開歌詞文本的多重意義之門。必須說明的是，在實際賞析中，各種路徑經常交互使用，很難完全區分，本文劃分為四條路徑，只為了更清晰地說明每種方法所關注的地方。

賞析的前提：認清歌詞的「互文性」本質與體驗特徵

在具體分析前，必須確立一個根本認知：金庸影視歌曲詞作的賞析本質上是一種高度依賴「前設文本」的互文性閱讀，與一般文學閱讀有着本質上的差異。

一般文學文本的意義相對自足，讀者可通過文字本身逐步進入作品的世界。然而，金庸影視歌曲詞作本質上是對金庸小說這一浩瀚前文本的「濃縮詮釋」。對於未讀過原著的聽眾，歌詞可能僅是旋律優美、意境模糊的歌曲；但對於熟悉原著的讀者，賞析過程則是一場豐富的「對號入座」過程：每句歌詞都像一把鑰匙，能瞬間喚醒儲存在腦海中的小說畫面與情感記憶——《劍伴誰在》指向張無忌與趙敏的糾纏，《真愛是苦味》凝結着楊過十六年的辛酸。這種「文字喚醒畫面」的獨特體驗，讓歌詞的意義變得立體，也讓填詞人的詮釋與讀者的個人閱讀史形成深度對話。

因此，賞析這些歌詞，必須自覺採用一種「雙重視角」：既要品味本身的文字與旋律，又必須時時回望那座由小說構築的江湖。要評優劣、巧拙與深淺，便要把歌詞

18
—

放在與原著的互文關係中來考量。正是這種獨特的「依附性與獨立性並存」的屬性，使得金庸影視歌曲詞作的賞析，成為一場在已知與未知、個人感悟與集體記憶間往復的智力與情感遊戲。確立這一前提，後續的所有分析方法才擁有堅實的起點。

路徑一 對照之鑒：版本、原著與劇情的互文閱讀

對比是理解金庸影視歌曲詞作的基本方法，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是不同版本歌詞的對比，二是歌詞與原著小說的對比，三是歌詞與影視劇情的對比。通過對比，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填詞人的解讀視角與創作思路，體會經典改編的多元可能。

不同版本歌詞的對比，最能體現時代語境對解讀的影響。以《倚天屠龍記》為例，四十年間誕生了十首主題曲，每一首都折射出不同年代的精神氣質：1978年黃霑為鄭少秋創作的《倚天屠龍記》，主要講「情與仇」如何交織，寫出了張無忌的「心中迷夢」，貼合了70年代香港社會的迷茫與掙扎；1986年黃霑為梁朝偉、梅艷芳創作的《劍伴誰在》，以「倚天劍」為主體意象，勾勒出張無忌與趙敏對愛情的執着奔赴，呼應了80年代對愛情的浪漫追求；1994年周華健的《刀劍如夢》，用「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灑脫，詮釋了90年代的個性解放；2019年謝東閔的《得失一笑中》，則將江湖紛爭內化為現代心理修行，契合了當代人對精神自洽的追求。這些歌詞的差

異，並非源於填詞人的水平高低，而是時代價值觀的變遷在經典改編中的必然反映。通過對比，我們能理解每一首歌詞的時代合理性，而不是簡單地評判「優劣」。

歌詞與原著小說的對比，則能讓我們看到填詞人的「再創作」痕跡。有些歌詞緊密貼合原著情節，如張偉文的《笑傲江湖》、鄭國江的《仍是對她一般好》，幾乎是原著內容的濃縮；有些歌詞則跳出具體情節，聚焦原著主題，如黃霑的《滄海一聲笑》、梁偉文的《神話·情話》，是對原著主題的昇華；還有些歌詞則對原著進行了創造性改寫，如黃霑為《倚天屠龍記》創作的《熊熊聖火》，將明教詩偈中「焚我殘軀」的殉道精神，轉化為「聖火解憂傷」的救贖主題，賦予原著新的意義。這種對比無需追求「是否忠於原著」，而是要思考：填詞人為何選擇這樣的解讀角度？這種改寫背後蘊含着怎樣的思想？

歌詞與影視劇情的對比，能幫助我們理解歌詞的功能定位。有些歌詞是劇情的「濃縮版」，如1976年《書劍恩仇錄》的插曲《悼香魂》，準確地呼應了香香公主之死的悲情；有些歌詞則是人物內心的「獨白」，如劉德華為動畫《神鵬俠侶》創作的《真愛是苦味》，道出了楊過十六年等待的辛酸與執着；還有些歌詞則與劇情形成「張力」，如黃霑為1987年《倚天屠龍記》創作的《大地情》，在小昭與張無忌被困秘道的緊張情境中，唱出「翠山河、春花蝴蝶」的明亮意象，這種看似「脫節」的創作，實則是填詞人對人物內心渴望的另類表達（但不代表是正確的做

法)。通過對比，我們能更清晰地理解歌詞在影視文本中的功能，以及填詞人的創作巧思。

路徑二 意象溯源：捕捉歌詞的核心密碼

意象是歌詞的靈魂，也是填詞人解讀金庸小說的關鍵密碼。金庸小說充滿了經典意象——劍、酒、江湖、雪山、聖火、情花……這些意象在歌詞中反覆使用，卻承載着不同的內涵。通過追溯意象的來源與演變，能深入理解填詞人的創作思路，以及歌詞與原著的關聯。

「劍」是金庸小說最常見的意象，也是歌詞中經常出現的符號。但不同歌詞中的「劍」，內涵並不相同：在《劍伴誰在》中，「倚天劍」是趙敏的象徵，黃霑用「劍伴誰在」的追問，暗喻張無忌與趙敏的情感羈絆；在《刀劍如夢》中，「刀」與「劍」象徵江湖紛爭，周華健用「刀光劍影」的意象寫出人生無常與灑脫；《冠世一戰》中，「劍」是俠者精神的象徵，墨大箏用「寒鉞再出江湖」的意象來詮釋俠者「為國為民」的擔當。這些「劍」的意象，都源於金庸小說，卻被填詞人賦予個性化的解讀——或為情感載體，或為紛爭符號，或為精神象徵。通過溯源這些意象在原著中的含義，以及在歌詞中的演變，我們能更深入地理解填詞人的解讀視角。

路徑三 立場還原：人物、主題與個人體驗的視角

每首金庸影視歌曲詞作都是填詞人基於特定視角對金

庸小說的解讀。這種視角可能是人物視角、主題視角，甚至是個人體驗視角。溯源填詞人的解讀立場，能讓我們更深入地理解歌詞的內涵，以及填詞人的創作意圖。

「人物視角」是最常見的解讀立場。填詞人往往選擇以某一指定人物的視角來創作歌詞，通過歌詞表達人物的內心世界與情感體驗。如鄧偉雄為《神鵬俠侶》創作的《何日再相見》，以小龍女視角寫出了十六年等待的思念與堅守；劉德華創作的《真愛是苦味》，以楊過視角道出分離辛酸但堅守愛情；于正為《神鵬俠侶》創作的對唱歌曲《十六年》，讓楊過與小龍女通過歌詞「神交」，展現了兩人十六年間的思念與掙扎。這種視角能讓歌詞更具情感張力，也讓聽眾更容易代入人物的內心世界。

「主題視角」則是填詞人聚焦小說的主題，並用歌詞詮釋自己的理解與體悟。如黃霑的《滄海一聲笑》聚焦於《笑傲江湖》「笑對江湖」的主題，用「五笑」意象寫出灑脫、豁達的人生態度；墨大箏的《冠世一戰》聚焦於金庸小說「俠」的主題，並將自己從金庸小說中對俠的描寫概括為「鋒芒入世、淡然出世、英雄再問世」三個階段，完成了對「金庸之俠」的哲學詮釋。這種視角能讓歌詞更具思想深度，也讓聽眾更清晰地把握小說的主題精神。

「個人體驗視角」則是填詞人將各自的人生體驗、思想感悟融入歌詞創作，形成對金庸小說的個性化解讀。如劉德華創作《真愛是苦味》，乃基於個人曾飾演楊過，懂得以楊過角度思考，比一般填詞人能夠更立體地了解小說